

修志參考資料

青陽玉湖陳氏家乘

齊平知齋

PDG

莆陽玉湖陳氏家乘

正獻公遺文

紹興重修林孝子闕門記

感應之理行乎日月之間天是謂之道大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為善於冥漠無
人之地而異跡有顯然不可避者唐貞元間林公諱攢仕為福唐尉居母夫人方
氏之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或五日比葬廬于墓有白鳥甘露之祥天子詔立雙闕
於其廬旌孝也皇宋嘉祐五年庚子林氏族入因其墓而稍增治之時則舍人呂
公夏卿為之記大觀中右正言詹公丕遠出守得諸耆舊復命工徒繕理焉自貞
元至今幾四百年林氏之族益大世有顯者人以為孝子之享其報也紹興十有
六年秋七月大雨公八代孫孝澤謀諸族董曰闕門之修又四十年矣今不葺且

壞何以示子孫因謁郡而請焉會太守而樂從之且曰惟國家每加恩海內勅書
叮嚀於忠臣孝子之墳墓與旌表門閭俾有司崇飾以示激勸吾今之効力亦吾
職也於是剔剝蠹腐增甍與土赤白而新之逾月工告畢嗚呼世之士大夫所居
獨侈一室其所至往々窮山水之勝訪其所謂亭觀臺榭事見充耳目之娛者間
有掠生人膏血以為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然不省今三公獨能為衆人所
不及者而加意焉其為邦人勸而激頽俗也尚矣故樂為之書太守汪公待舉
三衢人為政有古循吏風云

林文軒先生祠堂記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元仲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閱
數月閭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
學而以行義修飭聞于鄉里者文軒先生寔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代
早遊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振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
登顯仕者甚衆先生之為人以身心為律度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辭章為進取
計也其出入起居語默問答無非牽禮蹈義士者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
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而知其為文軒弟子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
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願得立為祠宮春秋荐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慕而垂後
來之勸故以為請太守喜曰言會于心其可後守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

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為屋十六楹丹雘一新像貌煥然崇德象賢聞者
 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
 歲月謁記于予予與艾軒遊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乎先生諱光朝字謙
 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
 著庭為吏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朝廷嘉
 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玉音嘉獎以金章不旬日除中
 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待次逾
 年得病三日不起天下之士莫不傷其才有餘而用未究也况邦人羣弟子乎昔
 楊厚歸捷為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為立廟嚴君平在蜀臣忠孝訓俗人亦為立祠
 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得謂知所先
 務矣

興化軍貢院記

莆叢爾邦介於福泉之間井屢戶散不能五之一而秀民特多焉間三歲詔下試於郡庠已而偏隘則移於使者行部之舍歷數舉試員益衆則又移於南山之廣化寺距城五里許士者病之淳熙二年秋八月吳興姚侯來守是邦至則以平易為政不猛不寬人吏浹和越明年三邑之士相與來告曰此邦蒙侯年登盜息閭里晏然無一事可以恩侯者惟是近歲郡試於有司殆餘六千人迄未有定所是為闕典侯矍然起曰抑吾志也且舉役而為邦人勸其可後守屬通守趙君善仁繼志樂積其事乃因行舍舊址而大之廣二百九十尺有奇深三之擇浮屠之才分掌其役立重門建廳事跨以複廊室從而周度可容萬人廳事之後為兩堂以待考官中門之外分二廡以處彌封膳凡為屋三百有六楹規模偉甚輪奐一

新始於三月七日成於六月七日於是遠近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為吾里之創見盛事也仰惟國家以科舉網羅英俊場屋為禮闈取其周旋揖遜於其間顧喧躁浮薄之風所在此或有之今侯不鄙我父兄子弟覆以華廡廣廈幸無逼迫之患安辭定氣發抒所有志其遠且大者異時光顯於朝將此禮義廉恥化天下豈但為空言媒利祿而已然則馴致風俗之微可不知其所自耶夫經始之難視成功之易常情所同方事之倡也或謂役大費廣非厯歲淹時未易猝辦侯以濟劇之才談笑為之曾不數月而功告畢今之為政者文書訟獄錢穀之餘因循翫愒何暇遠圖否則臺榭遊觀所屬意焉姚侯是舉也士獲其所僧安其居為此邦壯觀以垂勸後來建一役而三物成可謂知所先務矣故為之書侯名康朝字廷賓今為朝奉大夫云

南湖鄭氏族譜序

淳熙癸卯余年已老乃以少保福國乞骸歸里秋八月己酉謁吾友鄭元朗與僑
因見鄭氏宗譜乃作而嘆曰鄭氏盛矣粵稽其先胚胎於黃帝軒轅氏始受封於
周桓公在今鄭縣再遷封武公於滎陽所謂新鄭其後子孫散處於陳於宋故姓
鄭而郡仍滎陽至西漢大司農莊克復故地諺云當時置驛是也西晉長史庠又
渡江居丹陽今改建康是也其子都尉昭來官福州因家焉迨夫莊露淑三先生
始入莆陽隱南湖構書堂鳳凰山下刻厲讀書以倡率莆人是為莆陽讀書祖露
公淑公子孫所居不一或居前隸後隸或居仙遊楓亭守故地者有矣亦有流于
山者徙留橋者有矣亦有棲于海者莊公之子有唐光祿大夫積乃卜興化縣浔
陽里而室居焉光祿七子中丞方遷則分下溪而八世生孫夾溪先生樵別駕方

述則分龜嶺而九世生狀元僑其他仲李皆散處四方綿歷久遠不可詳知每於
道途相遇而問同姓則皆宗人序年齒長幼之次分坐位左右之別莫不濟以馬
而歡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鄉人皆稱之曰莆田興化仙遊無二鄭蓋
源深流長本厚末茂理必然也自黃帝至今歷年三千有八百桓公至今傳世六
十有八代言黃帝帝嚳則為皇苗帝裔言桓公武公則為侯支伯派其間科第登
仕版者不啻百戶邊方立功名者不可勝數而樵也以著書名為編修僑也以廷
對魁天下今亦無能出鄭氏之右可謂眷纓望族矣然詩有云椒聊且遠條且尚
有望於鄭氏之子孫使愈遠而愈大無媿於今日可也謹執茶題諸譜首云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然事垂二百年更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王任之靖康金虜之禍元鉅而丞相龐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士也予既故服數公之行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言旨深而思遠文正忠獻別家集俱在其文字奏議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謨謀勲業稱惟李公近與余耳目接私不得其文為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哀集其文以示予求序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文不與焉余讀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

嘗患乎無其才有其才者嘗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彰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余竊怪方虜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為趨避講解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抑其叙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勲業可以續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堯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模宏遠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惋抗疏以爭之與持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已然則公之勲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慕於後世况又其言

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武侯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寔之意自見於言出師之表簡而淨直而不肆而鄭重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公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恩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某年某月

某日序

黃知稼翁文集序

乾道五年冬順昌令黃君沃書抵中都來告曰先君考功力學半世雖得一第而仕不克顯平生所為文僅十一通願得序以冠其首余方備機政未暇也越明年出守長樂郡復多事少暇隙又明年順昌使其弟洎來責前諾仲秋既望積雨乍晴天氣澄爽退食郡齋因取考功文編觀之典重溫雅如其為人其詩格律森嚴興寄深遠雖未盡追古作要自成一家間與予里居唱和數篇余讀而深悲之公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於時胷中灑落議論宏壯識者期之甚遠而官止外郎年四十八以殞所以傳世垂後者也止此而已是可傷也昔白樂天與元居敬善及序其遺文有曰黃壤豈知我白頭猶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執筆愴然蓋有感於斯言公諱公度字師憲戊午同年進士也

祭侍御林艾軒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陳某謹以肴饌之奠告于亡友謙之侍郎艾軒林公之靈誄以文
曰惟公性迪中和躬履仁義學如仲舒文若賈誼為鄉先生名重海內門人著錄
何止千計安貧守道白首不二年且半百纔得一第人亦有言晚成大器身自天
祿始佐太史進司學政望厭多士出持使節威肅羣吏上多儒生文武兼備破賊
於南厥功甚偉召還成均階陞舊次皇帝視學以講備對發明九經天顏悅喜錫
以身章遷之內史一時罷渙聳動中外厥直承明以郡自詭旋即叢祠歸休梓里
進退出處可以無媿等類所期未登大位如何一朝遽然而蛻嗚呼哀哉始公之
歸我方適至四紀故人心期默契杖履過從優遊卒歲踐言未久而乃余亦嗚呼
哀哉寓形宇內誰者不死達人大概又何足喟唯公晚達百未一試失此老成邦

國疹瘁屋有詩書家無儲峙文章傳世清白遺子不朽者存可無憾矣酌此一觴
公其歆止

跋陳氏譜系

忠順陳王報國盡忠勤王效順不貪天功以為己有朝廷褒異視諸臣為第一

拜參知政事焚黃祝文 四篇

維 乾道三年歲次丁亥春二月既望越二日丙戌曾孫俊卿謹以清酌庶饌之

奠敬昭告于

曾祖考少保

曾祖妣縉雲郡夫人

祖考少傅

祖妣信安郡夫人

之靈曰俊卿愚闇不肖以布衣徒步而為天子政事之臣曾非長技可以至

此實維累世有所傳蓄廬井之舊尚能一二道之以是餘祀施于子孫一作卓及

後昆 章有來錫命潛德遺徽及是發見豈為孝治之朝六經所闕者